

物以至坊場違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
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
類官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
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崔爲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
造舡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關喚
夫力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今陪貼錢物爲害尤甚
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
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赴軍陳訴
定追犯人重斷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
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
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社倉事目 勅命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
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
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
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

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筭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斛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狀內開說大數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並相保委如小兒口數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人下不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

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日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斛每桶受米五省半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撓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

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計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斛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敷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斛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後近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備納是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斛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

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入吏一名斛子一名社倉筭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斛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叶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殿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

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

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
產戶開設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
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述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
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
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

每大八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
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
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
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
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

戶有願置立者州縣且生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
人戶主執歛散隨宜六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
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
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勅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
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
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
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
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

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欵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欵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欵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錢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欵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

聽互相允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教屋以
 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允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更撥充
 常平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要此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斛
 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
 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刺通正稅限一日撥
 數紐即正稅不及一斛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
 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
 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
 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
 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
 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
 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二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

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
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
 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
 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
 米內支撥其歛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
 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
 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
 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
 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
 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黼令史頓圮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押

新除郎 官 奎

郎 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

興闢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播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列尚書戶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厝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衢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等又乞各出本家米

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由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鄰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產有下項事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海塗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止量立此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家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人租契如詭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

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司覺察得知當送所
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聞毆煙火橋道公
事大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
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
次家產遂空深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
縣之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號爲四衙雜出文引別
置木牌各立程限盡令趲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
徇名色立爲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
錢繳引則有繳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

有多寡又有批朱縫印日礙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
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楚無所不至且以保
正一身豈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
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
徃徃迫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愬豈有
既克重役復兼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爲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畧不加
卹應于敷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
買辦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
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
買爲名不曾支給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

出錢米陪備供輸推剝肌髓至此爲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爲擾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緝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毫釐將多爲少未免莖楚一月之內盡是趲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別出

一簿謂之刻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絕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著實臨期動是勒令填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填備一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縮繫無能得脫百姓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卹委是無辜

右鏤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即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
條畫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戶別納糶濟之人近
已蒙聖旨補受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
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
當年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旨令
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
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
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尚
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須至曉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
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拊鄉閭
有欲依募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標撥就比近災傷最

重州縣入納即爲保明卓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
半指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早禾多有旱損
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
有得雨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
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
處客販般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
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
事因以謂早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閉糶不糶此項
牒諸州府請速行遍下屬縣勸諭有米積蓄上戶停
塌之家趁此米穀未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

副細民食用如敢誣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斷遣如
是向去民間大段艱食切待別行申奏朝廷乞更多
撥錢米前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仰主家
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卹賙給存養無
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
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
州府請編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平
日耕布勤勞為念常加優卹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
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扇惑
聚眾輒以借貸為名於村疇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
脅以至劫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檢準律強盜
三年二疋加一疋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今來切
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今來切

慮愚民不曉條法後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牒請州
府請過下諸縣曉諭民戶知委各自安業勿致扇惑
輕犯典憲
後悔無及

右今鑷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
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
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
傷苗米等第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省外須至
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戶
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分全戶四斗以下全
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全戶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

分以上鄉分全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戶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示人戶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徃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冊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須畝頭牲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贖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

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客次榜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爲職自惟昧陋雖不足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刻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已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
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
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情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
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
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
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
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
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
然設像以厠英賢何以為訓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公移

州縣官牒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摠攝然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觀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叅佐以下官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自立隳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別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

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應行者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度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冤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為治之體而况為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公則賂賂囑託變亂是非淹延囚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受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為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

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貼諸縣請各關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榜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係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遷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讐遂失鄰里之驩且虧廉耻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

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
柱後惠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况
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遙遠或事非干已而出於把
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爲詭名匿迹之計前此
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
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索
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
情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僞先將詞人重行斷遣
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
區區深憂吾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
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
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

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
理或涉虛僞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即仰早生悔悟降
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
之俗革比年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慚懼之心仰
副明使者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
儻觸憲章決無輕恕故榜紹熙元年五月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事狀有稱
見居母喪而身著欄幘皂紗巾持即已開陳禮法當聽
告戒尚慮遠近未能遍知須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是以昔者先王制爲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
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
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
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禮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
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
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尚未泯也又况頃年至
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用簾布當
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
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
喪而全釋裘裳盡用吉服首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
薄無以喻人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恩使
以承流宣化爲職敢不明布以喻士民自今以來有居父
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麤布黻
衫麤布黻巾繫麻經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
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不然國
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
舍又多是在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任之初爲見事有非
便即已坐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

告戒非不嚴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彞倫得不殄滅其從之

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慾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漸於還俗於是不昏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為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昏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昏嫁必有聘定賫送之

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為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為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榜紹熙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其弟弟敬其兄子孝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男女有別夫男有婦女有子弟有學能知禮鄉閭有禮歲時皆以恩意往來燕飲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昏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好長眠避貴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者則為禮相爭奪

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盖得理亦須傷財廢業况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旣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

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歛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

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漳州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遽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椿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紐租則其租俵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彼追呼監繫蕪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瘼民務使田

後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并豪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爲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思旦夕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撥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思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

家太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住罷所以民間但知其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已徃徃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無有窮極實可憐悼今仰人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

都四至之內圍徑幾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槩

頃畝大槩約度未要的實細數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

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

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

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筭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

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已講究見得

次第旦夕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

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在募他人重有所費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

得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另行措置于細曉諭務要不擾

而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

穩便亦仰及早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元年八月日

勸農文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爲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九州縣守俸皆以勸農爲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此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出力興修取令
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
人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犂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
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脊杖二十每頭
追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
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
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今
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
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
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窠多用糞
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
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具麻苧亦
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
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
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
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
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
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
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
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禎不還之人仰田主經

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墾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蕞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墾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求為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祖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

然實為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筭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搔擾料數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料茶等為名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

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榜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
廉耻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節畧連粘在前
請諸父老常爲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
善取是舍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
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
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年二月日榜

龍巖縣勸諭榜

具官

當職恭奉勅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谿諸邑風俗
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

海鄉魚鹽之利具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
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
公人下鄉搔擾及緣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
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
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
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
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
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察其欺詐追捕緊急
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鬪敵殊不忌量既爲王民便當遵
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
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爲何異盜賊縱
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

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己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閔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思念既爲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豈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靠凶狠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俗復爲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

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圍掩搜捉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趁早革心無貽後悔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奇願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

所合罷行事件廢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
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
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
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
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
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
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
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
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
條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

至留滯引惹詞訴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圖備
予決便即先行經州齋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爲
始應諸縣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聞歐折傷連
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
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
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
勘斷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戶再有詞訴
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
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
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
妄插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
月日未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劈書鋪名印

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

謂誦已事無以次人聽自陳

聽親書狀自餘民

戶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

阻許當聽執覆

一本云或非理飾說及當聽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

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

干照契据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已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為狀首人

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

若干有無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

有罪應科決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

令經陳紊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離並經茶食人

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

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

行欄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欄轎狀詞並不受接

并所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

亦非貧窶鰥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

今後除貧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聞歐殺傷事

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

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

身卷一百
聽引狀日分陳理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負或兩負就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蓋用朱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擇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已未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西面係入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東自新開雕瓦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負監當并置曆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具說有

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坐牌定行勘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牒文字並置簿子劃隔眼拘管遇夜銷逐旬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尅役使殺人行劫殺略姦盜聚眾鬪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業姦污婦女鬪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鬪打不見血差役陂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其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蔭合為狀首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折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

令右某入事明注年月尚淡某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撰特賜台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月椿等錢從本司印格目書填錢物監轄典吏椿辦限次日各分

日限申解赴州交納近準安撫駁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坐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并

外十縣輪縣丞主簿監當官一負監轄典押承行人各

一名拘椿並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錢須要所委官同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足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斷訖

典吏就州監催或錢違限不到即追本縣椿錢典吏及拘押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勘斷施行

一項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入中限未

据入戶贖納竊恐有畏裝綱支用檢準令節文諸稅租入中限聽追戶頭或以次家人料較品官之家追幹人

令曉示入戶及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赴州料較監納施行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紹熙四年秋稅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天時亢旱祈禱未應

恐入戶艱於送納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

稟候小熟日却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擾合行曉諭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人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備合納稅錢俟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即行送納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錢並不盡數拘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錢隱瞞入已合行約束使司今置板榜務門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知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錢入已許牙客人具狀告首若客人稅物多併申少亦許同伴入陳首切待追人送獄根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留曾經斷羅及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府衙門許入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人重斷每名追賞錢一百貫文其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諸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捕盜本州已節次督責巡尉依時教閱務要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名陞加武藝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下諸縣併各縣巡尉各仰速便先行聲說弓手土軍姓名年甲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籍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日為始先要第一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教須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諸縣合教

一契勘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喚弓手上軍赴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手名色解發委是有誤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將所管弓手立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覩射射精絕聽候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義鎗小牌諸款武藝不得私役弓兵妨廢教閱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錢朝廷累降指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牙鋪戶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砂錢行使致使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攝摺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

攝摺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告捉赴官將犯人送獄從條勘斷追給上件賞錢施行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解却令兩辭和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遂符行下諸廂兵官自今後應有公事即時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隔宿及妄作休和申州如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管寨廂官及遍牒在城諸官廳常切覺察鈴束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櫃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廂巡容縱兵官亦不鈴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待將

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
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干人依前容縱定一例追斷施
行

一照應近來委送官負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
用繁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
官審覆申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帖子節畧
事意看詳所斷指定當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
理不須繁文其狀內緊切事理用小帖子標說

小貼子式節畧狀內緊切事理云云某官云云某今竊詳
云云某官所斷已得允當或云未得允當已開具出榜客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良毀打百
姓生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

斷罪監納先下拳錢五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
入官內軍兵押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符簽廳請判押檢職官連銜書
押行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諸縣照
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
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鑿定日限
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
一日者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
到者都廳指定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齣緊限不展次緊限許一

展再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日展並簽廳批鑿不
再呈押內長限每三展一押長限如監

一當限文字並午牌以前到午後即是違限不得交接如
違申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捕判回申
當催申批割口詞檢驗屍首當差官及官負陳乞批書
之類並即時押訖送所屬案分行遣請判行下如無施
行事類聚判照有祖及施行未到即簽廳擬呈

一簽廳告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中指面大
即擬貼述大槩却於狀內抹出緊要情節便見曲折不
然又須書寫一過枉費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司先次呈押餘案抽牌押文字訖退不

得再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揀牌入筒取覆抽押

內戶刑案事繁
許次早呈押

一都簽廳申四項奉台判後三項修入見行約束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蒙約束遇九日銷對竊慮
積壓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銷書絕乞候九日呈

點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來
受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
邀求致令投陳紊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前邀
租人戶致使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
人乞賜喚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準台判索案除程一節追入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在縣

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人一日者不展
今欲乞再展一限兩日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
限三日者許再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目今正
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俟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戶
互訴婚田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
是遷延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
拖延衮入務限使下戶被苦無能結絕檢準律令諸婚
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况今本州
多是畝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
入理對在田亦少施工未獲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
之家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煩候十

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
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
官司房廊白地賃錢並放至紹熙四年終已出榜都市
曉示去訖今訪聞得街市有賃屋居民都有妄稱合從
赦書到日之後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
無放至紹熙五年正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主自願
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願饒潤即其賃屋人自合遵
從大赦指揮印還不得妄有抵負有惑生事使司已於
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云云並同前委教授牒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丁釋奠及祭祀社稷三獻官祭服緣

製造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冕
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綬佩
蔽膝革帶履屨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
禮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
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暹就臨安府製造回州行
用

一伏覩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
潔致祭近祀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
省錢修葺謹按晉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
諱承當王厚作亂之際與兵唱義為國討賊功雖不就
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長沙圖誌故通判

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

諱彥卿

通判州事贈直龍圖

閣趙公

諱民彥

將官贈武節大夫劉公

諱玠

兵官贈右

監門衛將軍趙公諱津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犯或
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殉國捐軀忠節顯著本州從
來只於南岳行宮設位祭享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魂
表勸節義今準前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
奉安永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階
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亦各合行塑
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度塑造

一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瀆名山大
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
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

錢修葺州司契勘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津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度創立祠堂塑造神像除晉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服合作是何法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給降制度以憑製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

保國威靈停瀆雲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契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即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相度勒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除深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依舊開墾種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即不得似前更行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崇深永為福地并帖巡尉仰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同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張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斫伐林木穿毀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目今又闕兩澤竊慮陂澤湖塘池灤灤正副長專
意放養魚鱧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槁深屬未
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人如合承水之田闕水即仰日
下量分數放水注蔭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入戶指
實陳論追犯人重斷施行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

或判狀即云使判某人狀

訴事

備錄全文

委某看定

或

看詳之類並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遇多項須

似此開以年月先後為次序

一檢準勅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勅如何定斷謹具申某處
伏乞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
契勘日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来自合祇應
官司差使私家即無執占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
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離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刻缺寔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

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畧微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主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已歲丙申闕憲使山陰唐公質夫僉憲蘭溪章公德懋閱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

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已任久未暇及壬寅秋乃謀於先生九世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神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拳拳相與圖其末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

修之以無替諸公之惠也

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田黃仲

昭謹識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檐簷躡屣於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駸駸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



秩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付友人
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
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
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
異事左與世訥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
之晚安知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
君子所當自力也觀者尚勉之淳祐五
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第四卷

上下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章侍郎茂獻

答尤尚書袤

答郭察院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叅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栗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銖

答丘子服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孝述

第八卷

答折憲知常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符

與王撫州阮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間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間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

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



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設舉偽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偽黨也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踟躕也

揆路魯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持且爾無大踈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鬻鹽得便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魯哲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目前覺得繁只是

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紮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又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

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調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

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卽爲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或更要略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撓耳今年早晚未肯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盱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以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爲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爲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爲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矣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爲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

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為盡善記再條具幸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為佳榮雷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謾錄去可以示其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湛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季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宜

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做許模樣也

偽學之章首辨張非偽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為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今冬上饒括蒼興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

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不柰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尺觀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爲之趣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日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

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枚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為編定此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寶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日益昏恐更數月遂不足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謾錄去者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為浮議所搖前此留葛報書皆謂疑此間受漳

浦之墨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爲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爲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鶻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不爲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

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

在本來也之下

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

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

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旣不如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

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盛稱仁卿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旣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

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欲爲問旣而皆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容復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着个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着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

條東見錄

中尤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也遷居擾擾中亦有

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蓋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關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鄉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輅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即天人各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鑿藥之擾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

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惟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浙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大抵此者盡出聖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明年四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期耳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

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納之耳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昇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小官使之為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恠可恠楊元禮亦為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檄來辨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

是全然睹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
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
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碁亦可笑豈亦
大家行着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
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
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為慮若便得罷逐還家
乃為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
頭緒但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
衰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
背起與耆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
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
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
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
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
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
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个半个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敢來亦
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
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

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李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李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魯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為宛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主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昨不且

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如成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為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為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惟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打破做兩片亦須打破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敕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之弊乃為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遽罷之又不知其

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
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
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
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惟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
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簣以為不欲拂季
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
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
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
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
來率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李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
豈復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覩
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
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
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
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
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
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
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

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表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效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哲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爲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爲宮而生六十調非爲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

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間知齋館旣開幕從者衆尤以爲喜規繩旣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脩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僥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鄉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志
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
以爲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爲
致意春暖一過此爲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
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舉
揚一番亦不爲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舊來恨直
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
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
其所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冊回來爲佳
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
敢赴省况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

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
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
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
隱約號爲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爲恨
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爲卑鄙
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
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填窠子圖得
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
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
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
論令其反已着實用功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讒口橫
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略爲佳但勿大略

話疑當
作畫

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歎吁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合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遙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搏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複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

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
闕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
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
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
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
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
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
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
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
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
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
此所助非細非他又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
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
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
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輩仲至兩
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恠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
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
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又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
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浪
須得徹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
不能起以其曾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

家貧未有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冠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以爲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汹汹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擗剝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

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者爲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第其慰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爲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大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

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闕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尚多已略改定如書入各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僣促功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可并以此外無

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鈔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鑄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之父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

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憤憤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
御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御作小屋亦不難矣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元未曾說着緊要處
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
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
之近日爲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此意思他日相見面論
之也

膚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
渠乃疑爲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
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諸
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且夕更
囑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
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
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
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
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
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
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
如人意者脚甚澁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

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再辭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况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葉錄云只呈二公勿示他人試爲思之并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爲之不寧也近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爲餽鷹飼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泰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覆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融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未嘉爲甚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一

皇朝

續集卷一

三十四

黃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
爲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
絕毋以此等爲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爲月攘之計
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曾中之浩然
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
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
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
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
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
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

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成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道之文悞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

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韜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中生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如可傳頌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幕寸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夾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其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

欲後月未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它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爲勘一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未

嘗不稱善而終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為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者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某復來此情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携去文字示及為幸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方便欲下手刊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穎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鬼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合新律幸爲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讐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

兩弦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爲檢

所知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爲寅位孟陬東

之維不知是否

又恐是總言四維也

虎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爲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酉而反居寅鷄爲鳥屬而反居酉

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
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即是廿
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旦夕須自
去求見但其自曉不得却為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倒旦
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
熟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
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
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既以兩矩齊
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
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矩而股長則其一矩為股者今雖未
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矩而以其終之長命之
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為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其說
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
其則裁其上為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其說則簡
而通知來喻則煩而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
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二管作正聲之律依班
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
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
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

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閩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

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堅決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關文讀者皆莫曉也所喻著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

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
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
遂不可用矣以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
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尚未得報
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
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
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
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且勿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
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
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
河車而河車湏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者之如何也者疑當作

監糶之擾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
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登若知赤子元無罪合
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
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註其餘議論別爲或
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
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也來歲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僧素蒙印可當遣前受業耳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錄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母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湏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後方聞之耳所喻截米適有便已爲言之未知復如何但恐籍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湏更察之

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爲重蓋觀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爲已得非若今人懸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爲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爲鏤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况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齋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爲究竟耳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

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爲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子直欲且留此爲踰月之計俟其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

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
 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此子直薪水之屬
 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
 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
 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入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也六君子
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
 孔子從心所欲心不盡用試更求之便見喻為幸東山
 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人當作大而無窮進
 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
 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為參酌見告幸幸文
 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
 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
 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

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
 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
 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
 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
 輟看誠意兩段竟尋舊藁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
 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慊之道止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
 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
 耳孟說更煩為契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
 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揀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它日共詳之爲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爲反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爲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爲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李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緩兼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湏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恥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頗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
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
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
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
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
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榷之
但脩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
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胸恐是羸不足勾股恐是旁
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携去今告早附來添

註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
一本并唐鑑如喻遣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者
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
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
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
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者否
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鑄
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
作却未得歇戒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曾脩近看論語
却儘有合改處候脩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
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為惡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在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千載之恨也

李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細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翁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諸說中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抵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律為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寒甚寫字不成也啓蒙之名本以為謙而反近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為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着力說教分明方見歸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

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翻了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猷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且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間趙簿來問不知爲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手然又不可不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耳君說閣阜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爲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爲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而溥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

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藍家墻界未得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稊稗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爲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壻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爲幸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

事令整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爲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脩改處想已了幸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之藏則靡痔果菰之不能無感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劄子又略脩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開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辯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領漸沮而退未知竟如何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恐未可必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頭項費分踈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誠忤却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則此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

要熟者本義已略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
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
之臆說也俟月末携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還附
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
示及也渠深爲 壽皇所知自今觀之不爲不遇猶復齟
齬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驩慶恨未得窺藩籬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今有定論乃佳切在處
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勿
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此戒
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
書所扣一哥之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
來相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
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
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且
及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富公書
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
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覆
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
容効力無可柰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
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

記附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頤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
刊行恐力不足即因見慶傳爲言在渠爲之不難亦是適
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
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
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
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
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
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祛此惑亦快事耳它日
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爲佳俗樂文
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詳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
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
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
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
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俱行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今籤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爲佳
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柰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夫不暇安
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謀後覺字

數太多稍稍

此然已覺繁冗矣却是台人

得說

節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

流傳今但如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

報狀岳麓

圖已附去矣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感幸甚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為惠幸甚幸甚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

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鑄兩秩罷去并毀其書板章中

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

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

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劉

醫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兩勢如此豈登

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

也專門之誚正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今日聞

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

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

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

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

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

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其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

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里間一
 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
 欲此月丐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拯荒耳
 楊蔡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
 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
 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
 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
 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入主張讀書即有田亦
 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
 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
 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
 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
 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
 再閏欲添五歲之象掛一一也牒左二也劫左三也牒右
 四也劫右五也只作這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藉圖以傳
 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
 耳樂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
 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
 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
 國章兩處不知曾為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爲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爲諫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其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况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悵惘某此無它但爲通鑑課程一昨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

論耳已看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再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爲訂之并昨所說嘗論著者携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彙錄五臣解

呂二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刊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

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某來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

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爲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大學經解喪大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脩成一書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脩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齋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

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爲儀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携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只是虛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母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爲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西銘說在後煩爲細看携過見喻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作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克

已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叅詳

有未當處

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

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來參同契并携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偽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予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揚庭亨號更不着矣有攸往風吉而今不可以風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李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減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採卹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李將若得此人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厝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又當自出也宿逋令墊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前月晦日

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出又鬧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衆人漶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如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繆伉拙時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覩楚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惜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

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今奉白及此春兩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爲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縵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僧兒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層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悉向後若得功夫即爲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

大事此是浮文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瀲灩深碧之地它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旦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三如何留疏僞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

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者得不予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來中庸必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

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其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柰何氣象不佳今恐當人不知惜惜恐當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不得不為黃鍾之半以為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為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情恐當

其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

甚事不如且跽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三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別令人黯然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為託周幹附去或遞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閤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杉嶺不審道間爲况如何武陽魯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其幸無它諸生旣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

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至春陵煩爲問學中濂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信深以爲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答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殊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

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哉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爲慰僦居寬廣物價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爲客館若自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尊來見屬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訝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得一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爲况如何想不發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

所講殊覺憤憤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著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鄭尚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九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爲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安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頃奉記後辱惠書具聞動息足以爲慰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爲訂其繆

子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逸憤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爲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寺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它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旣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之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

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爲整葺
後便奉寄也彈之恐當作彈文

三哥所苦疔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着頭緒讀書
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閑中些小疾疔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破把得定則
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
必大段安排也趙守長厚乃遠它適新侯聞是黃門之後
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思舊事必能善
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尋舊本旦夕得之即寫木寄去鄙
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
也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
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
歲間方了直卿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
畢却可與履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
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
舂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鯁切不易得
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踪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
五聲者此却失了元本煩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闊狹
界行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閒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
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
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

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是伯豐在後生中
最爲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
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爲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
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
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
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
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
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
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
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
去奉免能爲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
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

爲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
老靜退子弟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陽君
回書幸達之楊安諸公恨亦未之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舶
似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爲
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道
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密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
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
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
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
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
耳前書亦嘗泰和弦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覺主
驗明白新本金本足日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

謂非入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省爲擾擾不能
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所畫本且夕得暇當
令在子更依候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
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
全編否耶楊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領
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得幸略見示
泰和恐當作奉和人省之省字恐誤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修定又適有彥中
處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
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
它所欲言略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
恐有未是處更告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自餘

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
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宥盡釋累
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
其所講論亦有可示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
省事閑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
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
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書序亦已附草本去因有
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
計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閑暇儘得讀書作文也 參同
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看轉曉不得

需恩曠蕩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
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未得
遽承晤徒爲恨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
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
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
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况亦當
不至落寞旬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
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
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
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義只
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

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爲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
但注中尊丈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却商量
今不能久俟也竝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并注
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
過爲佳也事了能見過爲數日款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爲奇者三
爲偶者二蓋九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爲
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
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

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不入彈圓下者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未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為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梯未之末疑當作末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着古今一个人耳其心則固深

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况二極交互一說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為詳之不知是如此否尊丈許錄示參同火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丈書中已云與一哥說更煩留念也步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便寫白并元本寄來更看一過然後刻本乃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即不須改也玄溝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緩讀可見也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已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壽朋納去并

此中寫本一冊表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子細批注寄來容再看修定方可寫白刊行立本不甚佳然豈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讀改得一字遂叶韻亦不為無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鼎器歌中七聚聚一作竅恐合改竅為正而以聚為一作不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尊文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為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輿地志納還皇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

臨川曾景憲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為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以後皆算不合不知是如何尊丈必曾說夾幸批喻尊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信息必是已過莆中矣塔蒙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圍一作圍當下冊第二版前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字並當作主可便改却此三字更子細看過為佳夾恐當作來

幸鄉見尊丈有琴律呂律圖欲略借一觀得檢尋付去人為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質始覺尊丈之遠為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告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信

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為人所誤正為此耳

尊丈要琴絃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掩或籠箱之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摺損拆之患亦俟一報也伯謨說尊丈有素問運氣節略欲借一觀比略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謨渠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易放過不可及也

書白字畫不方正勢曾瘞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如之何不知鄉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省榜雖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缺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着憤帖盡此以後二十餘版蓋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行只

有一字又須憤動後篇直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子細看且令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云未晚也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本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時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不必然要可法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繳之以為恐徐誼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儲宰復官亦是為謝所駁乃在銓曹拜也向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何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為慮得書知今日可到麻沙不勝傷痛想感事與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俟見屬但適此瘖默不

容發口已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墓下之役因
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
它日言之未晚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爲慰不知見
服何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
家多以藥和肉爲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
况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勢如此不
知尊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慨念不能平也
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八毫者
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簡約爲佳
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尚未得下筆日困

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也

答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之今納去
若春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曾尋得否幸因便寄及
洪範傳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書一面
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報仲撫頗詳此無益
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想未暇看
且煩爲收起鄉後商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學甚進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
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
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

也岐梁恐須兼存衆說而以晁氏爲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爲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爲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白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

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答劉晦伯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韜仲向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兒輩不復別爲招客之計不爾却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餓殍於溝中不敢罪歲徒自咎耳蠶麥旣收船米輻湊民食幸少寬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又慮夏末尚須闕米亦一而措置若幸過此一厄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費人心力易得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脩潔可喜者多揚敬仲孫季和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為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渠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煩為求其樣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放便中示及為幸

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唯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某所薦揚敬仲孫季和項平公渠皆薦之公疑當作父

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扣之然此是千古未結絕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并趙憲程正思曹挺之書為一一致之為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趙憲已相薦甚善此等物合得收是得正不須汲汲也

某以按發賊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立之墓文已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日荷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禮寫來正如此以其無奇煩費而忽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雕印下諸邑矣但今孟冬已盡而指揮未下恐有陰沮之者某又見病旦夕不免上奏為歸田計矣讀韜仲書為之慨

然此雖作郡反不若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失陷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之若不經界真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錢貳萬二千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九事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劍浦人乃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韜仲書報經界復行不知却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爲諸司所敗耳鹽筴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衆說之排沮况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而何必爲此紛紛乎若必爲此恐其說尤易沮而難行也應倉自江浙間乍來固不諳此利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忽忽如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蓋難開口說話也來書所喻固皆一

方亦久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決不能用徒自譎譎耳趙帥在此所爲不無未滿人意處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學中教養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招致只可撥忙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早陋處雖劄喚省庶幾猶不爲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嚴而簡此自爲得體如鄭溥之却似傷煩碎然亦不易得也

某復得祠只用省劄令還舊任更不曾別出救也

此間竟未得兩田之有水者亦有螟蟻之灾歲事甚可慮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極荷留念不知作文竟能入律否看得只合小做規模庶幾淨潔緊巧易照管渠却沈濫胡說不勒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

痛與鐫切塗抹令其自改立限再呈勿令懶惰推托放過
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一昨日得元善書乃云以不言
罪之此蓋只爲不慚力攻周揆耳誠甫之傳妄也輪對文
字亦正當但不甚切然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爲所疾蓋首
論正心近似道學也自除一黃掄不知是何人也密訪往
往有之然重筆却照知諸姦朋結之狀時有聖語云周有
甚黨却是王黨盛耳此語儘鎮壓了怪事也聞於中外且
得如此亦是幸事尤丈本無向背似與發尤厚今亦不免
尚未見章疏不知坐何事也

某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覺費力諸邑惟漳浦最狼狽諸
事如鬻鹽子斗折豆皆非法子斗者發寺之田租也坐視半年未有
可下手處近方因有旨條具報以一二事爲請若蒙施行

則科罰之類可以盡禁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
折豆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太甚但鬻
鹽一事最爲非法而未敢遽議蓋郡計所行萬數不少一
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旨相度奏檢謾錄呈此亦
已一面訪問區處以俟命下即便施行意欲及此農隙并
力打量田產攢造文字夏料便行新稅未知力能辦否同
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須得六七八人分頭勾當郡
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意欲奉頌賢者一來
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循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
旦夕到矣不知能爲一來否可稟知判官丈如許相助此
有數卒送劉婿歸得便就之以行爲幸更欲并邀季通伯
崇一處可得六七八人也

韜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事都做不得深以愧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喻但漕司便欲施行其意甚美故或初欲先量城市及山坂無田去處又深計之亦有未便不免回申乞且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後併手行之今鉏草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二同官預定規模尤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開正即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賢者先來議定却請漕使親臨以察其當否之爲便也要是秋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爲鄰邦陰沮久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却恐且令此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人乃使一統之中國有異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

行下亦須回申且俟農隙也復業之榜不妨早出但此間田荒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諸論皆切當紙札之費諸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備見有一項閑錢若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一有利益事不然徒爲後入妄費竊取之資也萬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晦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幸爲籌之便中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檢察姦欺督趣逋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爲之言若更如此數年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信否大率其政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般也仲宣自運城遣盛僕來此云提宮丈俸錢尚未得已爲作書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季通欲來不知已起

離未恐其已行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痛未及作答渠要學記堂額當俟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爲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陸辭日亦嘗以爲請但說者多以爲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揚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爲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以有理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量到子直所憂處也韜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議不協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有此樣否如有之幸爲別造一枚較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鑿舊最名字可惡只云溫公周漢尺可也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意難以語人以來喻者默契故輒及之耳人來往者傳聞政聲甚美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倦以終之耳林帥入境具知吏治美惡嚴毅有體甚彊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韜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歸聞諸公相許已有成說而辛卿適至以其嘗扣其廣右事宜疑其可以彊起乃復宿留然近又有書懇尤

延之計必從初議矣萬一不允不敢憚遠畏瘴但恐伉拙
無補於事而徒失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
愈可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有他除雖
諸公意不苟然失之此為可恨耳直卿罷舉不復可勸殊
不可曉書信及諸處書悉煩達之向令渠奉煩根究箇材
乃欲以驗季通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遽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善人生浮脆
如此而某又與之同庚得病尤覺可懼可懼章祿事已為
言之但今年緣與憲車相款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
口說一字渠問亦不深應不謂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
然此亦不可廣也林帥固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亦大

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去而不思至此耶抑為州者固
得以捍制使而使者果不可以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
恕已則昏者甚不可不戒使渠自作監司能堪此耶

長坂鼠輩之擾兩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威申狀云已過羅
溪范坑屬吉陽界縣宰昨日親行募以重賞計必得之不
爾亦不過深入山林四散奔逸或無所得食縊死而已無
能為也但蔡一哥簡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
疑此決是虛傳此間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也但
市中群小却不可不防鎮官無權不足恃此是晦伯當為
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為一往使別無變動為佳若論長
坂之賊只有七人尉司申來已獲兩人矣決不能來不須
為備也

昨日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曉其由亦
可駭也少意欲招一同人教諸孫而未便近可招者不
知知識間有此入否須得兼通經義聲律嚴毅通曉柰煩
善誨諭人者乃佳必不得已只能作義亦得其餘則不可
闕也

所喻南安韓文久已得之舛訛殊甚蓋方李申尊信閣本
及舊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訛競
稱善本誤人多矣昨爲考異一書專爲此本發也近日朝
州取去隱其名以鏤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
讀數篇便見紕繆矣少意之疑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異議鄉評橫爲沮抑若非臺章催
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事

結抹如來喻所謂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閩邸報猶未免
有旁及之詞只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哲手
中也

所喻泉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其勢不得
不然比見王南鄉在番易本司時以泮水不辦親自到彼
料理數月其課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
訪問稽考也孫薛二守一章繳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
抵時論洶洶殊未定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下

答劉韜仲

某還家粗遣但心耗目昏老相頓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
舊日矣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
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
樂於訓誘知數相見甚善甚善伯恭竟不起疾令人痛恨
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示喻數條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舉
尤所未能比遣人持書入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
從其請矣若得脫此且當恣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
是非毀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聽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奏俟

鈔法定行差韜仲添克漕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未敢動當已聞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足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曾與應倉說否若未即及早詳告之恐其為漕司所惑悞申却文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寧以東兩邑利害亦與尤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若其他有利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反為汀州及諸邑之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重刻愧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本矣龜山別錄刊行甚善跋語今往幸附之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尤川之檄朋友深以為慮昨日得居晦書云沙隨已為宛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椎敲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鹽筴已悉聞之帥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奉和不知定如何此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來正緣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為言之得其幡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槩語之當不至此齟齬也林守事某既不成入府閑人又不欲以書懇之但見趙帥說嘗為言之彼雖領略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坐待汰斥不若先事請祠且以此意懇二漕少緩其

事渠亦嘗相聽也某答林守書不欲盡言因見煩為宛轉亦所以答其不見鄙外之倦倦也

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李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諸書恐有所疑疏示一二大者為幸

社倉條目適平父携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太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尅乞覓之弊此為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交足甚善此足以破浮說之紛紛矣建陽措置官居晦無以易收支官恐不免煩居厚不知渠胥就否兩倉闕米只得且那融然亦須申請使知支遣不足之故蓋此消息不可斷絕也

示諭社倉已畢甚善所差官吏事且循春間例可也五六

月附籍牒不知平父如何處置恐可會崇安已如何施行若未行即且俟帥司報應亦未晚也闕支一節却須早申免至臨時費力建陽火災異常今時官吏例是如此不容深責但可歎喟而已

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但其所論紹聖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右揆求去復留殊未知所以或云只緣何䟽有及赦文差互處係同擬定或云何別有䟽攻之或云何已補外皆未審也葛顏之報亦未聞元善求除已諾緣范有䟽禁朝士之求去者乃且宿留廟堂亦留此闕俟之月初輪對或云已除檢詳恐未應如此之峻皆不得端的也二記當作但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王子合陳膚仲來求記皆卻之矣不復得

朱子大全
然集卷四
編為籍仲作也千萬諒之李簿所說甚善但此事近亦多
弊今建議者意亦闌珊未知將作如何收殺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四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選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斲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萬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爲幸

昨嘗奉懇一言於韓丈又專書禱之幸早爲贊成使得速如所志幸甚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

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前日申狀及與韓沈書不能盡述此意幸精爲言之有以發明其所不能言者

與王尚書佐

始來不爲久計不欲多挈孳累今只一十歲小兒一孤甥及學者一二人在此天寒歲暮官舍蕭然兀然如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亭廬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體務不敢出出又不得留愈思覺拘悶行亦力懇諸公以必去

爲期耳

某之族祖奉使直閣諱弁早從中州士大夫遊文學甚高建炎初銜命虜營見留十七年全節而歸又以忤時宰不及用而死藁殯西湖之智果院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亡聊不能歸葬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竊意欲丐台旨以重其事庶可必得今悉令取稟倘蒙矜許却令踏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稅側聞甚蒙尚書同右司文維持之力但廟堂既無果決版曹又巧爲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久未及請今願得以爲法專此拜請幸即付去人此事自屬漕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及早行下州縣令受狀檢踏爲佳蓋早禾已刈至八九月

不復可辦豐凶官司但欲罔民多取而不知僥幸姦民反乘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事噬腊遇毒極爲可笑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姑任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答趙都運善譽

向來所呈啓蒙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頗加改定且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聞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緩之

與田侍郎

子真

引飲想良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其根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

過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喫交此

一種病尤當過意隄防莫教隨例倒却也

未疑當作未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恠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

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聞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可惜也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卻勢不免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譴訶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求負臣子之責矣柰何柰何今從黃守借人專致此書幸以數字見報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守尋的便附來必不至浮沈也聞道學鉤黨已有名籍而拙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何者爲之及所指餘人謂誰皆望一一條示也

昨日李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喻非有疑於二君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它客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越章彭徐薛諸人必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幸竟不免枉道果何益乎某以議陵自効恐亦觸諸新貴之怒然已判斷不能關念也

休致文字已申本府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亦反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

一行兼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喻但陳鄭未見旦夕訪問之當肯顧也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聞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某氣痞筋孳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僉圓付去人仍借一得力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俟批上

却將以還免致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楊子直黃商伯乞宮觀而遭繳豈有其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况今不作奏不通廟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置之窟斥不容休致之地即在我者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昨日作誠父書

託其致意不知曾相見否或未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演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宜春之命去冬所傳上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僕便疑不义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遊談脅持恐嚇以必勝爲効自此當漸見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 茂獻

頃幸同僚寔深慰喜雖趣尚之同彼此默喻然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温于群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

書於上饒少致區區高仰之共忌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爲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爲况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譎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婺女旣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矣樓孫獨未知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其間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處恐亦不爲同列所容矣良齋謝丈奄忽云亡後進失所尊仰欲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須例後便恐或

相見幸為及之也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固當為天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適間聞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著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久欲致一書以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歎仰近得宜春袁推書具道存問之意亦知雅眷之不我忘也

向來從游不款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恐不復有承晤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息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吾誰望耶子壽想時相聞近亦得書衡陽之觀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造物者亦復隨俗抵巇也需及廟議便欲寫呈以來使不能俟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為毀撤之計甚可驚惋豈於是時已有撞壞之徵耶

廟議固可恨然自有襯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竟不免推遷至此乃是無人肯受惡名今遂決之其勇亦可尚也然自有襯之一句恐有誤字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期所屬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

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發不恤緯母深此懷而
生死契闊未暇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次何許想徑歸清
江舊第矣頃歲經由見其登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
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爲况亦不落莫恨不得往
從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
事體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聞北風殊惡計恐亦
不可爲久留計也

德脩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
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晚得
去相內口書今想已到于越矣

答尤尚書

兼

示喻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龜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

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
禍爲說懇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
龜山集方始收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
被召時適有臣寮陳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甚可
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可不載者也南軒集誤字有是
元本脫誤者如召閑處則拙者蓋有罪焉然亦曾寫與定
叟恐其欲有回互不妨報及今承疏示當以示刊者有姓
字處且令鏡滅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
敕及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爲
優幸而雲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
衰懦則又執事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高古

曲盡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魄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指南寒鄉冷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有之矣幸甚幸甚屬以一至城府歸憇武夷繚繞還家賓客書問疾病之擾無一日暇以故久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沙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等人老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項平父白來紹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按否耳蔡君律書已成簡役精密悉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草率恨不今年兄見之其曆書則未就然大略規模亦與律書

相似所謂無零分者非如來教所疑也

役疑當作歷

金陵之喪中外有識同切傷痛而况於交舊之私乎遠承弔問九所以爲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無所回避感歎不已某昨聞其還即走紫溪又聞以拒奉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議遂至弋陽候之幸却不甚費力一慟之餘細問密折盡凡令尊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密與平父協力區處庶幾不至甚垂刺耳所幸廷哥似却長進若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令器顧恐疾病衰頹不得終任此責也彥叙遽止此可傷人生危脆如此又可歎也圭父爲况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跡似亦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缺然後可以仕哉聞尊兄亦嘗寬曉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却因此不暇及

營造無益之事反覺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戶為佳

細間密折等語必有誤字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竊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感激雖深然資淺材疎詎復堪此此外曲折又復多端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為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文不得書不知為况如何吳寧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其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監丞輪對文字亦願

得之不知可以并垂示否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致謝悃區區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敢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為求之便中寄示幸甚傳畢當并此論歸納也伯駿劄子亦幸垂示它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所望也

某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攜教育實賴母慈不幸迂愚不堪世用不能少伸烏烏之報而奄忽至此冤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今春粗畢大事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惠弔并以香茶果實遠致奠儀仰感勤眷之誠俯念疇昔之好拜領號絕不知所言襄陽之除必是見闕正此哀苦不敢

陳信

奉慶惟是益遠誨悟而殘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領西望徒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為可喜但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滿意自此脫去場屋想當別作規撫耳哀陋何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樞之孫遂進而立於三人之列想老丈慰意也荆州之行寄任增重今當入境矣

答郭察院 邦瑞

副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每如此則尚何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甚盛甚盛某衰晚多難懇辭恩除未遂私計之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為說矣惟

是前仕有妄乞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住罷自合抵罪而反冒褒擢實無面目可將使指不免自効以俟嚴譴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朝為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遊與有光寵其何幸如之錄示諫草三復求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然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正論不為無助此又皆可賀者

答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某衰病屏居尚叨稍食不復有與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頗累鄭君為之踧踏尚賴寬恩不終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真如井底也某昨遣人請祠今已竟月杳無還耗方以爲慮承喻廟堂已有領略之意若是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兼林旣去亦須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奏函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當俯就臺選來歲發策大廷始當披腹呈琅玕耳

答羅參議

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柳寇掩擊官軍反爲官軍所蹙勢已小衄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閩中人情却甚安帖時和歲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餽虜之故頗行刻急哀歛之政此爲可慮耳建陽鄉人李秉義舊嘗從寶學劉丈入蜀今老且病往投舊識諸將因來

求書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爲重也元履來山間相訪適值此便亦有一書附之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真欣

天

真欣天疑是與欽夫

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

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爲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見語者某頃以書論數事似皆未以爲然者未敢苟已復以此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只納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銘頃欲只求汪丈寫不知見許不想嘗懇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欽夫又

欲刪去一句初行紙不知汪丈以為如何乘間試所寄彥

豐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

竊承幕府無事得以儉儉字游坐進此道而所以與謀贊

畫者莫非便民聲勞聲勞恐之事甚休甚休

示及汪丈書知已為緣况虛緣况虛等語志銘幸甚幸甚

容附書端父兄弟借來一觀也端父兄弟已祥祭先生德

容日遠益使人痛心耳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亟作書

遣人未及細觀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靖言行之

詳蓋其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

卓乎義不可及也祁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示

者否龜山論語序本為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字

執辭泥迹為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

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

末真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

後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

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有會心處却望垂喻某於汪

丈書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為呈似也欽夫嘗收安問警益

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

易見功其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仲兄不及別

拜狀想旦夕從容有講道之樂中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

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

甚幸甚元履晉叔近皆相見亦甚瞻仰也前書懇求書籍

碑刻等不知曾辱留意否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論所未及者別後始書請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槩可知矣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六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務則已未為博矣况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幸甚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

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間相過少款相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丈曾說及否可否之間必有定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看却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精彩長者所見莫亦是如此否

極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還三書已領矣書中忘記稟知也汪丈寄橫渠三書來此為校補甚多勢須刊作一本乃佳蓋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論邊事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丈事多告請出為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寥而諸先賢之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幕府之西訪其書恤其人不遺餘

力此亦一時節因緣耶校書極難共父刻程集於長沙欽夫爲校比送得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不知今改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共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爲不厚而臨事面謾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夫尋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某昨承面喻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游皆海內老成賢雋之士其間相處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某之不才豈宜進越輒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嘗一顧之不欲鄙棄它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愚不敢不勉竭駑頓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輩行間自貶過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幸刊正之

先公銘文已爲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爲四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與林安撫名栢字

竊聞開府以來蠲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所下至簡而嚴
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方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
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爲日固久而究觀規摹斂社心服則
自今始乃蒙垂問見聞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
智乃如此尤以歎仰苟有所懷安敢不盡顧實未有以塞
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稟恨所識不多未足
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况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答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昨日得王謙仲書亦如



獲常所料蓋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僞學污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爲優幸獨恨爲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挈而寘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爲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脩節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

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序而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擥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為不同也姑論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執普言語以取再三之瀆要之非得面承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普疑當作着

伏辱陸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顧惟庸昧重勞提耳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為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為不然但疑精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日用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垂喻再三每加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某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某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曉

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預
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
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
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
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
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
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懇實事便從此
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
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坐學之緒餘乎反復以
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
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
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

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
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爲對仁
之義乎爲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
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去一去之
去字疑
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爲是而求正
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
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
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
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
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
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
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

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
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栗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之爲縣月
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入
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
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
之耳儲宰既去爲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臺評所
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
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於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
不佳衆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
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
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諭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飭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
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誠之或云參
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
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逝親戚有爲旁
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喻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嫌
今旣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爲深慮保狀已納還仲
本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魯發封但別用紙
護之也三衢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

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閑換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雪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閑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旬日無事比又苦傷風證候雖淺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途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

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之作處世能復幾時而李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曆說恨未得請餘誨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識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及不意又蒙收召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輒緣面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

誠當蒙矜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却是以語爲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速其禍未知竟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季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略無効驗縣軍年及已言於郡巧上告老之章而有可疑之交舊亦多以爲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爲可與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杲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脩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某竟不免更議然已晚矣正使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干時有人往來履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具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壽間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閩中文叔寓居不知爲况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瑯之迹三復歎仰以得見爲

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就空
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之計亦已襄事其子弟幾人當
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石刻之况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
不能堪重以爲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聾目昏日
以益甚舊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乏人
抄寫學徒又多在遠不能脫藁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
又恨地遠不得就明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寢食
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
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
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
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

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
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
見乃第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
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
自晦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
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
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
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某
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
不免爲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
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

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尚有紕謬處今納一冊或因書煩爲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稍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溫公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致區區適此甚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

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密罄忠益來喻乃欲公聽猶笏納割誦言殊不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已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况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爲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况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諱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禘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棄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跼伏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脩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南康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必已俯從所欲矣昨慮便郡虛有勞勩具亦已預戒郵吏闕白想徹台聽也近聞已除石寺簿爲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第達

於從政真足以惠一方矣

使郡恐當作

答盧提翰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効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爲干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令兄寺簿詞翰兩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書幸爲遣行李集并徃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爲佳聞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大槩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輪上戶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爲虛文况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悃欵幡然一來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糶已足上戶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糶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下百

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攔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劔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且是目今便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關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領一職帶取印杖從間道直趨崇化麻沙往來監糶并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不應便愬然棄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創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省者或謂却是欠些

偽學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魯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爲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立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善到嘗後一再得書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斷决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

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意耳兄雖墮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

病也某皇恐

則不字疑後道道字恐誤後愛愛字疑一互字上下必有誤

疑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閑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鈞黨之故則不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一墮此城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須臺參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道告詞傳聞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略說過今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果是誰筆因便幸略批喻也某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愛兩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爲自此發之不知二公經年不

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赦條不知意果如何恐亦只爲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張帥到未此公遷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晚當至矣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互刻之亦佳但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

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援今承喻及有問道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闕已爲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益課入已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處公餘徙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已乃爲佳耳鄒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爲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爲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非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

三十一
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
不善便此邦之侯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胡盧荅之不為難
也
十四
永進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悔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七

答黃子厚 銖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喻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

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
喚集幸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即報
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老兄閑中無事
不合相擾然想閱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答立子服膺

昨晚又承簡爲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豕亥之訛
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戶登山臨水興如
何閑咏此句甚覺塊處之憤憤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
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
自出簿少而率諸朋舊共爲之似亦不妨已畧說與通理
所欲議定喻及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
揚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義頗相似檢看諸家
亦無一人說得是嘗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
日可看也對禹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反不成說話而
反譏孟子爲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喻所
指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
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爲之
悼歎不但爲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論
昨在寶幢曾聞此說渠已嘗輒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
命似不必太徇時好也

前書問責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

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項自刊定比它本爲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爲人乞去俟他特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緘授元履令見二公面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某掌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

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文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况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續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文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尚在胡丈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况近三世之墳墓而范文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文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文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

則伯脩兄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脩爲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末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

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素餐之愧也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之也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答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

羣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本願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門戶深閑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且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存幾何則亦可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王樞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喻干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爲力伸歸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請之高足厲頽俗矣及此重大息也浮議涵涵

在今未息嘯儔命侶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爲者清源
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有苦
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望中外所倚以開上心正
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
此間親舊有自干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聞其動
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墮涕而已如某賤迹固不
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安而後咎
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須一
發旬月以來正此爲苦加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憤
憤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見疑之過耶湘西扁
勝饒宰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橫勢若飛動而心畫
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甚大惠也某前此妄

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輒因饒宰言之不謂便蒙
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
宜得越幕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醴陵亦說甚荷容答翁
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翁字恐誤

自邇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凋隕漸盡之常無足爲
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後部下復此附稟其
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備繁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
牆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
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
此甚盛甚盛顧某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

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庇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扶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僭易塵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謨

閑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趕趁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興國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為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某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即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為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矣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凶屏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冀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所寄石刻某偶在山間爲大兒治葬兒輩留在家間未及快觀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爲致謝屬此悲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苦未得舒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求嘉諸人說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丈固嘗以見寄矣某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况今方以僞學獲罪聖朝杜門齟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爲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又不得書爲况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襯何日過上饒

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一書煩為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得浮湛為幸

答余景思

朱趙相繼淪沒深為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為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弟幾人今昔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承喻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善但某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媿也

間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論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訴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奠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訶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育村亦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

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况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麓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已爲宣白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奔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旣而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爲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爲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爲託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賫到兩緘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爲禱某叩首再拜

答李繼善 孝述

熹頓首便中辱書為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于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難不容盡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熹再拜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得以仰窺
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鄉往之心甚大幸也
顧又重勤台喻必使次輯以記筵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
敢僭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鑄戒益勤孝思
愈切然在某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
憐反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
某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知府

輒有不獲已之懇幸涉鄉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已
具公劄干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迎

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痒痲疾痛之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爲罪是以敢布其愚

撥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况又使府自認脚費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磬磬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爲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著銜頗有所礙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撝錄示爲幸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

而不敢自明竊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爲不可及感歎亡已

但既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與不合幫勘已成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答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臧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爲自衛驚者此意皆其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不當共爲煦濡之態以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世而尊兄

過聽設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
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
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
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疾之向平
為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効惟有
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闈慈念固當眷戀然亦
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為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畫文王重為六
十四畫六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乃釋文王
之彖通謂

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
為十翼舊說如此承問及之

示喻為學有緒尤以為慰且只如此用功旦夕相見却得
面論也大學近脩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煩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
紙卅副在內恐要帖換也校時須兩人對看一聽一讀乃
佳着旬日功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陸陸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說
文字甚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邈然又無人抄得徒此鬱
鬱想聞之亦不無歎恨也比來觀書進學誘掖後進次第
如何深所欲聞因書詳及之為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

葉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唐
 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脩之庶幾有緒易為力耳
 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游誠之伯鈞相過開爽可喜渠南
 北事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也

某碌碌之况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脩得數卷南
 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脩
 者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
 可了見到者餘者望早付及此間杜門山中尚不能免賓
 客書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齋記未
 成耳惡扎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傾
 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可于禮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
 息錢矣但書肆狼狽日甚深用負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

所當為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耳
 楊州書已別付遞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辭也此事
 長沙必能為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有益第好笑耳因書
 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脩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
 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今
 承喻已寄少輿處必是少輿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
 俟卒成之耳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脩得大字數卷來
 尚未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
 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似亦送少輿不知何故未到俟
 別摹去近得曲江瀟溪象比舊傳南安本殊丰厚精彩亦
 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為幸

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極解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爲然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特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來說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篤一書雖盜跖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使人都理會不下因書蓋略諷之不知又以爲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謀不減理必至此無可言者既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脫去不能復問晦伯必自報去某於此却似放得下但馬謖未易根究耳一笑所示近文甚佳但似太高不着題大凡立言要須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爲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

近有文字數篇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少懇欲煩爲尋訪龐安常難經說及聞別有論醫文字頗多得并爲訪問傳得一本示及爲幸

答趙景昭

減稅文字不知已遣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漕司取申省狀恐未遣可就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憤憤臨風未歎不知所言

答毛朋壽

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脩以世家學爲佳耳大學文字季通者尚未爲定本且夕當取來更爲改正乃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長者然後出而進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不識高

明以爲如何

就補遠行爲榮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者爲親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音之椅 獨至至字疑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育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

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字南卿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料目前固非危機交急之時其爲長慮卻顧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蒙見告乃荷不鄙也某今年公私之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痞滿腹足弱筋攣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閑廢之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不敢自通牋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發去而聞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詞語下無深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已志即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從來清健今尚

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爲樂想見彎弓盤馬橫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趙雲相隨頗久今因其省親江淮間附此問訊其人恐有可驅使處得隸戲下幸甚

與長子受之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

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

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按自

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惟善是取長少不拘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十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

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僮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况某於明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

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
樂育願賜開允使其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
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再
令拜稟限以地遠不得瞻拜即中公几筵今有香一
炷令某拜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請門
下令第宣教大人亦有書并俟來日請見面納揖退
略就坐又揖而起如問它事即隨事應答如將來宿
食即云大人書中已具稟更聽尊
旨次日將香再去仍具刺并以刺謁其第問看同居
有幾子弟
皆見之只問門下人
知也見其兄弟皆拜可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乞
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
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昨聞即中
丈交奄奔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

令某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趨出問
就學宿食去處即說昨蒙翁滿夫教授許借安泊大
人之意不敢以其久累其家恐兩不穩便已自有書
與之只欲就其家借一空闊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
不知尊意如何看說如何今相見即借人出去併
問其兄弟幾人并見之如此說大抵禮數務要恭謹詳
見問此事見滿丈亦如此說大抵禮數務要恭謹詳
緩不要張
皇顛錯

何丈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方者是李中書之甥在
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殿院伸辟為撫喻司屬官今
其家有何子弟

間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婺州者其家
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借傳一本否墓誌亦
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本也

常齋與元公書跋

松奉孃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娘生男子
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虜騎
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携家上政和寓壘寺五月
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携家下南劍
入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聞賊兵
破松溪隘駭駭棄下已入建州攻南劍甚急又匆匆自
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
外矣幸二舍弟已般家深遯是日即刻與縣官同走至
家間所遁處賊在延平爲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遁
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
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
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比他人爲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

而甌寧土寇范汝爲者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
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
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計昨日方報大兵冒昧
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
有一枕之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
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淞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
遯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爲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
爲遁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
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邪來書謂某懶於從仕非
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惰邪但
未能赴行在閩中所有不過權局遠不過三五月道
里有遠近便不便携家即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

踰藏意亦欲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帥
福辟得一員屬官須京朝官大年又未曾參部一切差
遣皆礙是以皆參差也裘四父此頗忠戇可任既忤逢
年當擾攘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今此復來察
其意色不復可制蓄每日來就食而夜宿客舍然地遠
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羈縻不絕猶冀尚可
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裘四亦在彼數使人呼
之不至却妄云某在福唐未還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
也婺源先廬所在興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內第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
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

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脩撰
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爲道梗
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子瞻作此賦時方
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

韋齋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 行朝來寓建陽登
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今成敗興
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
蘇集追念疇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未感爲之
泫然流涕不能自己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
月朔旦

跋陸務觀詩

漠漠炊煙村遠近
粼粼鱗鼓埭西東
三叉古路殘蕪裏
一曲清江淡靄中
外物已忘如敝屣
此身無伴等羈鴻
天寒寂寞籬門晚
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扎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怒而不傷者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真所藏爲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虜帖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士會諸侯于東都此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興事運功之果爲不易耶公之子熊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諱之後祿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晦庵朱先生文公續集卷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答劉韜仲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

仁

朱文公

續集卷第九

周鑑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則不敢按賊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已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過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

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網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為智下愚之所以為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為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入而不爲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

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其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間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

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
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
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
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
得失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
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
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
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
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
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
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
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
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
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
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
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
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
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

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恠視之愚意未知是否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爲

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往也具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于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

猶吉之吉疑言字之誤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